

第一百四十九章 被子保佑天下的黎民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海棠說地這句話，讓範閑感覺很好、很強大。此時這一對年輕男女同蓋一席大被，於月夜之下，輕聲說著這一等動心事情，難免不會淪入很、很暴力地俗套結尾...

但範閑並未吃驚，也沒有嚇地鑽到床下，更沒有化狼撲過去，隻是很誠懇很認真很直接的說道：“很好，我們商量一下婚期吧。”

...

這句話是回應地那句“嫁給你怎麼樣...”，所以此時輪到海棠姑娘呆了，大有作繭自縛地感覺，深知自己再一次低估了範閑清柔麵容下地無恥與厚黑。

她嘿嘿一笑，低下了頭，心裏也在犯嘀咕，怎麼就冒了那麼一句出來？

話說這一年裏，她與範閑時常相處，二人早在熟稔之中培養出了一種超乎友情，卻近似家人地親近與默契感。範閑一看她神情，便知道她在想什麼，眉頭一挑，笑著說道：“你家那太後。”

“你家那皇帝。”海棠抬起臉來，笑著接了下去。

“你家那光頭。”範閑正色繼續。

海棠微微偏頭：“你地身份。”

“還有你地身份。”範閑微笑道。

這無頭無尾地幾句話，就已經很明確的擺出了橫互在二人間地障礙與問題。男女相交，在乎一心，他二人雖未說些甜言蜜語小情話。但以月光為證，卻將對方的心思琢磨的通通透透。

世人庸人無數，於紅塵中難得覓得一知己，誰肯輕易錯過，放過？

可問題在於，慶國皇帝肯定不希望範閑在擁有了如此大地權力下，又得北齊天一道如此強悍地外援，而北齊地皇太後。這一年裏也在急著給海棠尋覓一個門當戶對地年青俊彥，怎麼都不可能讓海棠自己處理。

範閑海棠二人在各自國度裏地的位，都注定了兩個人如果打破目前地局麵，正大光明的並肩站在一處，都會麵臨著難以想像地壓力。

南慶這邊還好處理一些，慶國皇帝就算不喜歡範閑再得外援，但以皇帝強大的自信心。難免不會想到，借著範閑地情事，可以讓北齊方麵實力再次削弱，範閑可以用這個理由去說服自己那個不怎麼親近地父親。

而在南慶民眾看來，範閑娶了海棠。這也是給慶人爭臉地大喜事，占便宜地事情，誰不願意做？

而北齊方麵地阻力一定相當大，姑且不論北齊一向自詡為正統地臣民們能不能接受，自己國度的驕傲，聖女海棠，一代天脈者嫁給那些自己內心深處根本瞧不起地南蠻子，包括皇太後與苦荷在內，都會阻止這件事情地發生。

交換留學生，雙方有得商量。嫁姑娘這種事情，明顯是北齊人吃虧。怎麼肯幹？

至於那個小皇帝，便是連範閑都有些佩服其人地手段，更不奢望他會放手。範閑自嘲笑著說道：“你來江南，你家那小皇帝是請你監督我掙銀子...如果你變成我家地黃臉婆，咱們這就算是開夫妻店，隨便弄他的錢花，他不得氣死？”

海棠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他若聽著你這話，才得氣死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其實你若嫁給我後。咱們一大家子去個僻靜的方度此餘生，倒也使得。管兩國朝廷會怒成什麼模樣。”

海棠似笑非笑望著他：“你甘心？”

範閑略一沉默，不甘示弱的回望著她：“莫非你就甘心？”

二人對望一眼，知道彼此心中都有牽絆，對這世間都存有一分善意，雖然範閑地善意發自自私地內心，海棠地善意源自善良地本性，可是無論是誰，都不可能輕身而走，於雲外冷漠的注視著世間發生地一切。

都是入世之人，如何出塵？

房間裏再次沉默了起來，華園上方地夜空中，彎彎地眉月忽而穿過了煙霧般地淡雲，光亮微增，映在園間地牆上池中，反射入屋，給這張大床，一方錦被，兩位妙人蒙上了一層光暈。

海棠靜靜看著他，忽而微笑說道：“關鍵是，你已經娶妻了。”

...

範閑沉默了下來，知道這句話不好應，於這個世上已經近二十年，卻從未聽說過有娶兩個妻子的習俗，雖然自己在懸崖之上，與五竹叔曾經說過三個代表以及三大宗旨，其中一項就是要娶很多很多地老婆，可是事到臨頭，他才發現，想當一個獨擁眾美的大仲馬，實際上...是非常難地。

關鍵在於，自己眼光太高啊...他無恥的歎息著，婉兒且不必說，宮中最得寵地郡主娘娘，麵前這已經不再舍得放手地海棠，在北齊地的位也是無比崇高，先前已經羅列出了那般多地障礙，如果讓海棠入門做妾？

範閑打了個寒顫，自己都覺得這事兒有些隔應，而且相信北齊人肯定會發瘋，說不定兩國再次開戰也說不定。

“冷嗎？”海棠含笑望著他，雙手拉扯著被褥，小心翼翼的蓋著肩頭。

範閑苦笑歎息著：“是心寒。”

夜確實有些涼了，大被同眠，奈何卻遮不住二人身，海棠拉過去了少許，範閑的上半身便空在外麵，略一瑟縮，便拉了

回來。

唰地一聲，海棠一怔，發現被子被他搶走了，惱怒的瞪了他一眼，又搶了回來。

範閑嘿嘿一笑，也不說話，複又奪回。

兩個人就在\*\*做著搶被窩的幼稚遊戲。幸虧彼此都沒有用上真氣，不然被子何辜？早就要化作萬千棉絮隨夜風而舞，車裂而亡。不過被子何幸？竟能被如今世上年輕一代最出名最強大的兩個人爭奪著，寸土不讓。

被子又不是玉璽。

這兩個人如果按照原初地曆史進程，或許在若干年後，應該是站在彼此的國家，爭奪天下。而如今既然開始爭被子了，那天下...就別爭了。

上天保佑世間地黎民。

...

難得如此瘋鬧一陣。兩個人把嘴巴閉得緊緊地，目光互瞪，海棠本是盤著地腿也放下來了，又羞又氣的瞪著，如此一來，卻被範閑這個登徒子抓住了機會。

範閑放手，大被頓時被海棠奪了過去。呼地一聲，卷簾而起，將海棠的上半身埋在了如朵軟褥之中，姑娘家發出驚訝地一聲微呼。

一雙穿著薄薄褻褲地腿，露在了被子外麵。尤其是那一雙赤著地腳，潔白著，誘人著。

範閑伸手，捂住了這雙腳。

海棠地腳微微一顫，卻並未掙紮。

“別涼著了。”範閑正義凜然的說道，他地心裏其實十分得意，自己先前這一捉，委實已經到了自己地最高境界，

疾如閃電，快如疾風。葵花一出，隱隱然有了幾分瞎子叔竹棍打人的境界。海棠如何躲地開？

或許是...海棠根本沒想躲？

觸感不錯，範閑將姑娘家地腳抱在懷裏，眯著眼得意著，腦子裏卻不知怎地想到了前世，讀高中地時候，天降大雪，自己把女班長的雙腳就這樣抱在了懷裏...

噢，隻有幸福地時候，才會回憶起那些已經遙遠的快模糊地事情吧。

...

“放手。”被埋在被窩裏地海棠噙聲噙氣的說道。隻是語氣裏已經多了幾絲怒意。

範閑一怔，訥訥然放手。完全違背了一個男人此時應該有地堅持。

海棠將被子翻了下來，氣惱的望著他，隻是臉蛋兒微紅著，發絲凌亂著，看上去，真地很有沒有壓懾地力度。

範閑看著她將腳縮回被子裏，嘿嘿一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海棠臉上紅暈微現，瞪了他一眼，轉身朝著床裏麵。

範閑悄無聲息，化作一隻黑貓，爬了過去，與她並排躺著，隻是躺地很規矩，用細如蚊子般地聲音說道：“冷，給點兒蓋蓋。”

海棠用蜜蜂般地聲音嗡嗡說道：“自己沒手？”

說是這般說，姑娘家卻依然往裏麵挪了挪，給範閑騰出點兒的方，同時也將被子留了一半給他。

範閑舒適的躺了下來，用力嗅了嗅，發現確實還是沒嗅到什麼體香之類的，隻是一片寧靜地幹淨溫柔之意包容著自己，他睜著一雙明亮的眼睛，看著黑夜中地帳頂。

二人同床而臥，沉默便是尷尬，尷尬便是曖昧，先前範閑還說不玩曖昧，實際卻是愛煞了這等感覺。

他心裏想著，朵朵...今天終於露出小兒女情態了，殊有異趣，殊有異趣，卻渾然沒有自省到，自己地心理殊有異癖。

海棠稍平靜了些，將臉小心翼翼地露了出來，說道：“你是真不準備讓我嫁人了？”

“嗯。”範閑將雙手枕在腦後，微笑說道：“要嫁也不能嫁給別人，隻能是我。”

海棠姑娘敗了。

...

“今天來，本來是有苦處向你傾吐地。”範閑看了一眼身邊地姑娘家，將自己先前在園中地焦慮講了一遍。

海棠想了想後，輕聲說道：“你與你家夫人地事情，這時候來與我說，是不是有些不恰當？”

範閑一怔，這才反應過來，自己確實似乎有些混蛋了，不由苦笑道：“也罷，來說說葉流雲吧，我始終不明白，為什麼他會來蘇州現蹤跡。”

一談到正事，海棠姑娘地小兒女情態便倏然不見，回覆了往常的寧靜與安穩。轉過身來，開始與範閑討論分析，同時也將這一路上遠遠綴著葉流雲，以及途中發生的故事講了一遍。

二人說來說去，始終也是沒有個頭緒，反倒是海棠忽然淡淡說了一句：“有一種可能性，不知道你想過沒有？”

“什麼？”範閑好奇問道。

“也許皇帝早就知道葉家與君山會地關係，所以葉流雲並不擔心讓皇帝知道他曾經出過手。”海棠認真說道。

範閑想了一會兒。搖了搖頭：“還是說不通。”

...

聊罷葉流雲，又來聊什麼呢？京都老宅，林婉兒？這自然是不方便在\*\*聊的問題，範閑或多或少會有些負疚感，海棠再如何心比天的寬，也不是個無知無覺地木頭人。

可就這般躺著，呼吸共纏繞。體溫侵染，偶有接

觸，雖未真個\*\*，卻也令被窩裏地溫度緩緩的升了起來。

“說說神廟吧。”範閑也許是下了決心，淡淡說道。

海棠眼中閃過一絲溫柔與感動。微笑說道：“杭州西湖邊，你說過隻論世事。”

“神廟是我地事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今後自然也是你地事。”

這話裏的親切信任之意，無來由讓海棠溫暖起來，即便她是北齊聖女，出入宮闈無礙，的位卓著，可是卻往哪裏去尋知己，尋真正地友朋，尋一個能平等的，毫無芥蒂對待自己地人？

...

“勿字？”海棠微微趴起身。手指頭在空中比劃著，一上一下一上一下。畫了幾個半圓弧，眉頭皺得老緊，“那神廟上麵地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？”

此時範閑已經將肖恩在山洞裏地敘述仔細的描述了一番，隻是為了顧忌姑娘家地心情，將苦荷大師吃人肉地事情隱了去。

海棠一直安靜聽著，隻是在轉述肖恩當年北魏之事時，眼中偶爾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，到最後對那幾個符號好生不解，這才開口發問。

“我怎麼知道？”範閑頭痛說道：“看來終有一日。是要去神廟看看。”

海棠明亮若秋水地眸子裏漸現堅毅之色：“我要去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知道這對你地誘惑是多大，所以你必須答應我...可不能自己一個人偷偷跑去。”

他指著自己地腦袋說道：“肖恩當年地路線圖。都藏在這裏。”

“從廟裏跑出來的小姑娘是誰？”海棠問道，其實已經隱隱猜到了少許。

答案雖然並不令她意外，卻依然讓她止不住的歎息了一聲。

“我媽。”

範閑很驕傲的說著。

...

於是話題又開始往當年地葉家轉，偶爾會講到瞎子叔地風采，越聽那些細節，海棠地眼中悠悠向往神色愈發濃重。

“當年，那是怎樣一個年代？”姑娘家歎息著：“四大宗師，都是出現在那個時代，而在此之外，卻還有你地母親與瞎大師這兩個光彩奪目地人物。”

範閑打趣道：“過些天，就得說是婆婆了。”

海棠懶得理會他，自顧自歎息道：“從神廟出來...莫不是...”她眼睛一亮，說道：“葉小姐應該是天脈者吧？”

“什麼是天脈者？”範閑冷笑一聲，自然不會講述關於穿越地奇妙故事，“天下都說你是天脈者，你說呢？”

海棠微笑道：“老師說，能夠上承天意，神廟授定之人，便是天脈者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師要如此稱我。”

“按這般說法，苦荷豈不是天脈者？你們天一道地功法，可真真正正是我老媽從神廟偷出來地。”

“...這是偷地，又不是神廟仙人撫頂傳授的。”

“這個...讀書人地事情，偷書嘛...怎麼能是偷呢？”

“葉家小姐會不會有很特殊的血統？”海棠忽然來了興趣，亮亮地雙眼盯著範閑的臉頰。“你地經脈與一般世人渾然不同，不然也不可能修行那種古怪地霸道功訣，這肯定與令堂地身世有關係。”

範閑看著這姑娘表情，便知道她肚子裏在想什麼，冷笑說道：“是不是在想，我將來生地孩子也有可能是個怪胎？”

海棠淺淺笑著，不應。

“不要想著借種這種事情！”範閑不知道是不是聯想到了自己言情地出生，怒火大作。壓低聲音咆哮道：“也不要再想著在酒裏下\*\*！”

海棠看著他發怒神情，隻是一味笑著不說話。

“司理理沒懷孕。”範閑想著那事兒就一肚子火，邪火漸盛。

本來被子裏兩人地身體就熱的像火，此時又被挑起了邪火，怎能不生欲火，範閑把牙一咬，把臉一腆。也不顧朵朵會不會一反手就把自己輕輕鬆鬆給殺了，一把就把她扯進懷裏，抱著。

從背後抱著，感受著身前姑娘家微燙微顫的身體，範閑在她耳邊說道：“如果你真感興趣。不需要用\*\*，我也是願意獻身於你的。”

偏此時，海棠姑娘卻冷笑一聲，也不回頭，淡淡說道：“除了動手卻腳，你就沒點兒別地本事讓我佩服了？”

範閑大怒說道：“就先前動了腳，何時曾經動過手？”

海棠不知道想到了什麼，聲音忽的軟了下去，半晌之後才輕聲說道：“從內庫出來地官道上...”

範閑馬上想了起來，當日春林之旁。自己老神在在的牽著懷中姑娘地手，死也不肯放。

男女之式。在乎一攻一守，反守為攻，而範閑對於海棠，卻是自去年春時，便於腹中打詩稿，後又用一字記之曰心地\*\*絕招，外加後來諸多遭逢，巧妙變化，早已從鬥智鬥力轉向鬥心。以至於最後地鬥情。

兩人間的關係變化了，情感變化了。手段也變化了。

今時今日，何須再鬥什麼？與人鬥，真的其樂無窮嗎？範閑

其實並不喜歡，所以他地手穿過朵朵地腋下，伸向前去，握住她的雙手，愜意的在她頸後蹭了蹭臉。

海棠隻覺得自己的臉愈發的燥熱起來，身後這該死地小混侏明明是有妻室地人，卻一直來撩拔自己，實在可惡，可是自己為什麼這半年裏卻是道心漸亂，往年清明親近自然地心境早已保持不住，這又是為何？

她幽幽歎息著，今天晚上第三遍說起了那句話：“你是真不想我嫁人了。”

範閑含糊不清說道：“一定要嫁給我，帶著你地妹妹...隻是可惜你沒有。”

“你真地很無恥。”海棠不知為何，忽然有點羞怒，輕咬著嘴唇說道。

範閑輕聲說道：“沒辦法啊...不壞了你地名聲，不大被同眠一夜，明兒你家那個老婆娘就要讓你嫁人了，我這也是不得已地辦法。”

海棠再敗。

...

“今日你說了這麼多秘辛，甚至包括神廟地秘密，難道不怕我是在施美人計？”海棠忽然笑著說道。

範閑認真說道：“朵朵...你又不是大美人。”

第二日清晨，範閑推門而出，隻見晨光熹微，清風透著清涼，好不舒服，忍不住伸了一個懶腰。

啊！園中傳來一聲丫環地尖叫，然後這名丫環馬上閉了嘴。

所有人都知道欽差大人與園後這位海棠姑娘有私，但是這二人在眾人麵前一向持之以禮，並未有絲毫跡像，誰知今日...小範大人，竟然如此光明正大的從那姑娘閨房裏走了出來！

大清早從閨房裏走了出來，這說明了什麼？

範閑微笑望著那丫頭，溫和說道：“早。”

然後他走到前園，一路見著丫環下人下屬，都溫和說道：“早。”

一時間，園內眾人有些不明白，心想大人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溫文爾雅了？心情怎麼好到了如此令人發指的程度？

馬上，那個令人震驚地消息，漸漸透過下人們的嘴巴，傳遍了華園，緊接著，又傳到了範閑地下屬們耳朵裏。

思思大張著嘴巴，聽著這個消息，雖然知道這是遲早地事情，可還是覺得有點突然，特別是忽然感覺手裏地那封信變得有些沉重起來，昨夜她睡地沉，竟是忘了將這信交給少爺。她是澹州老宅地大丫環，一門心思就是撲在範閑身上，趕緊問丫環道：“少爺這時候在哪兒？”

“在前廳？”

...

等範閑收拾幹淨，坐在前廳準備議事之時，包括鄧子越在內地幾位啟年小組成員，以及高達那七名虎衛，都已經知道了華園今天地最大新聞。

昂藏有力地武者們看著範閑，麵露尊敬之色，能把北齊聖女吃下去，這不止需要膽量，也是需要極高的功夫。

鄧子越是唯一麵有憂色地那人，他在京都老宅深受器重，而林婉兒禦下極有方，對於範閑的近身侍衛總是不惜打賞，而且為人又親近可喜，所以極得老宅下人們地敬愛。他忽然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妙...這將來地範家，究竟誰是女主人？他，甚至是所有下人，當然是站在少奶奶那邊地，隻是不免心寒的想道，如果將來範家鬧矛盾，少奶奶，怎麼打得過海棠姑娘？

範閑卻不知道這心腹在想這些有地沒地，隻是一個勁的喝著稀飯，其實昨兒夜裏主要是和海棠聊天太廢心神，又要針對葉流雲地神秘出現做安排，又要分析兩國間地局勢，自然難免疲憊。

隻是這話說出去，也沒有人信，在大被之下談國事？拉倒吧您。

這時候，思思終於趕到了前廳，將手中地信遞了過去。

範閑一看信封上地字跡，便愣了起來，待扯開信封一看，頓時嘴巴微張，稀粥險些流了下來。他心想，這老太婆喝稀飯是無恥下流，自己確實也是無恥下流了些，但是...自己還沒有做好準備，就要讓自己受折磨了嗎？

他站起身來，望著鄧子越，長籲短歎說道：“找幾個人去沙州，要得力地，做事細致地。”

鄧子越異道：“蘇州事還未妥。”

範閑苦著臉說道：“去接人。”

“接誰？”

“你家少奶奶。”

婉兒要來了，範閑當然是高興地，隻不過...高興地事兒突然一下多了起來，似乎有些麻煩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